東川羅先生潛心語錄

羅東川先生語錄序

吾吉正嘉間有名儒東川先生者諱之萬實君子也初就業從劍江閔宦滁簑歸艤棹問

先生之得倡義之說先生
以新建夜郎郡門太守
躡蹌出進兩百騎總之先
生負代郡守極危豈
餉及新建屢推功先生

為書題名阻即以先生崇
禮守二千石特
賜宴為郡圃別墅精舍
知竟掛劍歸先輩
出處不苟如是先生哉

文新建學則斷之自陸
陸稼書說甚明而先生
學稍擴先生猶多極及彬
敏從事進而禮請益曰
先公之學有乎實踐要

遷涪像等宜序篇首
律梁諸君是亭之謨
而刻之予既而論又比
刻既成將徵名皇明及
吾郭侯之紀夫便可以

名臣且知公學況郁已久
韞櫝一朝議不可權如是
錢申仲魚同邑姻家邸學
鄒元標書之 拜上

東川羅先生潛心語録

先生自題辭

潛心録者余自少迄今凡閑中坐卧意思偶然有一二句一二段所得輙書之以備遺忘非作意撰述以爲訓誥故未免見地之未到研窮之未至詞意之有瑕纇耳初以授二子卿與宰不意龍泉鄧掌教彙刻以傳諸君子儻見而肯賜教則蘭臭麗澤之益不爲不多而僑之幸莫大矣謹志以俟

按此題辭則語録蓋爲貽厥嗣計耳以言立教決非

哲人立德意也浩僭編刻得罪多矣然學者必由是而溯之濂洛關閩以續千載之傳焉庻浩之心慰矣

嘉靖辛卯夏鄧浩識

潛心語録目録

東川羅先生潛心語録卷之一

龍泉學諭順德鄧　浩彙刻
邑庠生曾孫文樞編輯
邑庠生曾孫文彬重梓

論心

先生曰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與天地本來一樣不失其心便可以叅天地

於天地可以見吾心之不已故學者觀天地識心是心也卽天地生生之心人所同得而至理足焉時人每以口耳私意求之益判益遠矣

此心常存天理戰戰兢兢必誠必敬時時如是事事如是猶恐其或忽忘也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戒謹恐懼以存養戰兢畏愼以省察剛毅果敢以克治奮發勇往以擴充則天理常存而物欲不容矣

天理常存則人心渾全天理滅則人心亡矣

天理常存唯仁人也小人反是

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其善念未嘗息要在察識而擴充推極之耳

此心正欲涵養本原省察幾微擴充端緒斬絶牽擾而事變忽至嬰心拂慮不能不動心要之只是本原未曾深厚若本原深厚則物來順應事至停妥處之各當其可自然不動心矣是故君子貴日積

凡細微曲折之不能謹惰慢放佚之不能除只是心生養不熟持敬工夫尚欠耳

無愧於奥斯無愧於心無愧於天矣惟真知自省者

能之

人心最難知者隱微之處最難防者隱微之賊知此其知所以謹獨矣

毋於暗室中靜坐久亦自生明觸目光輝豈有此心靜久而不生明者乎德日積而不光輝者乎

有天地之心則有天地之德有天地之德則有天地之量有天地之量則有天地之氣象有天地之氣象則有天地之功用故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叅爲三才而不見其有異同耳惟聖者能之在學者不可不

勉

人心有明暗何也明者是原來天理暗者是後來私欲惟君子爲能擴充其天理克治其私欲也

吾心之一能一天下之至不一吾心之定能定天下之至不定

吾日省吾心此事此心與聖賢君子合否與天地契否若聖賢君子無此等事天地無此等心則不敢爲矣

位不苟居祿不苟受名不苟取壽不苟延此區區之

心也

學者要時時刻刻事事物物徹頭徹尾做將去則學日進德日成業日廣矣

此心常寂寂而靜活活而流

用心專一便是敬敬之一字乃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蓋敬則心一一則不二敬則心純純則不雜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皆不外是但有安勉之殊耳

心實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乃天命精微之性攸寓也情是心之發動處事是心之應酧處只要於根

本上培養得厚其情自正其事自當大本立而大用行矣

此心要沉實細密從容不迫不宜浮淺躁率蓋沉實細密從容以是存心則心存以是窮理則理得以是處事則事安所以格致誠正者此也所以修齊治平者此也吾心運之而已矣

常人陷溺其心固可哀士大夫陷溺其心尤可哀欲盡則理還內重則外輕

平素有矜持之工夫則隨寓有安舒之氣象

人靜坐豈徒靜坐必是此心虛明不爲外物所汨郎此是存養工夫

心有所養者其言舒以徐其步安以重其貌温以恭其動義以貞

堯舜禹子之賢不肖孔子子之才不才皆付之天略無容心於其間顔淵卒無胄嗣亦付之天可見聖賢之心無一毫之私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今之营营爲子孫謀者亦愚矣

利之一字壞盡天下之人心名之一字壞盡天下學

者之心是名也猶利也可不愼與

克己須用勇改過亦然

心本神本聖人自愚自昏耳良知良能非聖而何變通莫測非神而何故人皆可爲堯舜聖人可學而至者此也

心之所發曰意聖人無意無私意也學者則誠其意

心之所求曰思聖人無思生知安行是也學者則思以作聖人心之所向曰志聖人不必志於天而自與天爲一學者則志於聖志於賢

仁義禮智存於中渾然未發爲静意思所發事物所接起於念慮之微形於事物之著爲動然動静不相離静涵動之機感而遂動是也動蔵静之妙動以天者是也此吾心之全體大用本如是也

念念存天理念念存誠念念存敬敬則不二誠則無妄而天理得矣

情之未發是静心之無欲亦是静水之止是静水之不波亦是静

學者須當將義理養心不然則馳騖放逸無啓束滐

欲邪僻百端皆自此而生也

論性

先生曰人得天地之理以生其初本與天地一般及牿於形氣始與天地不相似惟聖人爲能配天地人生利欲紛紛擾擾營營逐逐惟於親知愛兄長知恭賔客宗廟知敬子孫幼小知慈猶是天理本然處能自此而充之則無適而非仁義矣

天未始不爲人人未始不爲天性其性者聖也復其性者賢也昧亂其性者愚不肖也

性合内外而一之者也具於中則爲體應於外則爲用佛老以物爲外惡其累巳欲一切除之使不動於中故入於禪

潛心語録卷之一終

潛心語録卷之二

統論心性情

先生曰天人一也出於天者爲天命受於人者爲天理見於事者爲天道其實渾然一物而已

性生理也性之發生理之著也故名曰情心統性情者也循其理而曰道其實一也

欲求道者必於心上理會欲求心者必於性情上理會欲求性情者必於事物上理會心正則性情正性情正則事物當而近道矣

雜論心

先生曰人心𩈒與天合無所不包無所不感要必敬以養之窮理以明之力行以踐之剛毅以成之至誠以通之然後不負其初也

精一執中四字乃心學要妙是個大綱領其他散在經傳千言萬語皆是條目

學者只是了不得心上工夫了得便可入賢入聖入天

近時學者多是資質用事而心學工夫則欠心學工

夫須要逐時逐事理會

心上工夫只是一個敬一個誠一個思無邪而已

人心如一池水若時常撓之安能見天光雲影

人心有水火焉人欲之私即能焚人所謂不火而熱

人欲之私即能溺人所謂不水而寒

天必有雲雲去則天如舊地必有塵塵去則地如舊

心必有私私去則心如舊

人於几席堂室器用身體衣服之類猶知洗滌掃拂

而心不知所以洗滌可乎物不知所以洗滌則塵垢

日積心不知所以洗滌均也

人心本自光明正大未免雜於私欲則昏昧邪曲狹小矣必日加洗滌刮磨掃蕩拂拭以復其舊也

此心常要虛明寬廣不可容一物障礙

此心兢兢業業常存天命之性熟則與天理一矣凡發出無非天也

心有不忘而尤有忘蓋顏坐忘孟勿忘之義也

人心無所繫累則泰然矣若事未至而迎其來事已往而將其去則焉往而不累哉

心不可雜思思貴精心不可邪思思貴正

心不可妄思心不可妄動欲盡則理還内動則外輕

人心中有定見有定守則日用酧酢操縱抑揚張弛

闔闢寬嚴疎密緩急輕重自有分曉分毫不爽

坦蕩蕩

此兩句控得虛心之妙無憂勤惕勵則此心將放肆無畏則此心常活潑使無泛泛化矣學者不可不知 竹園

則廣大

寬平

心欲其小克之可以配天地其大無踰心欲其下擴

之可以配聖賢其高莫及

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

論仁

先生曰學者全要根本上做工夫本者何心是也心者何仁是也

心屬仁仁是心之全德義禮智貫乎其中而又本於誠誠即信也

人於日用間滿腔子都是天理周流便是仁無間於寒暑晝夜無間於物我彼此便是得天理天理本原天理充周而無一息之間斷天理極致而無一毫之虛妄則仁在是而道不背矣

君子不求惟求仁而得仁乃其心也

人真知好惡舉天下之物安足以動中美官美色美味美宮室美衣服美器玩皆視爲外物等之若浮雲耳

爲仁之功省察於視聽言動之間謹於君臣父子夫

婦長幼朋友之際審於出處進退取予之節慎於飲食衣冠寢興起居之下戒於喜怒憂懼愛惡哀矜之頃一一中節則仁在是矣

論天人

或問爲人先生曰未知天焉知人蓋人即天天人一理也欲知人必知天能不愧於人則不愧於天矣能一天人者知天能一人己者知人

凡發明心學者曰人心道心曰性情中和曰善惡好惡曰靜存動察曰窮理正心曰盡性知性皆是也𦂳

不如合天人而一之乃爲切要蓋道之大原出於天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皆合天人而言之也求其約不如常言所謂天理二字即足以包之矣故或曰天命曰天道曰天心曰天性曰天德曰天秩曰天倫曰天爵曰天祿皆合天人而言之只是一二字便見天未始不爲人人未始不爲天該備而無遺者也

潛心語録卷之二終

潛心語錄卷之三

論學

先生曰有天德而後可以至聖人皆可爲堯舜吾獨不可爲堯舜乎聖人可學而至吾獨不可至聖人乎貴自疆耳

執中達中皇極太極至善中庸其歸一也特發之有異耳

堯舜可學而至不是誑人蓋人性人心同初與堯舜無異誠能全其性盡其心便是堯舜耳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四句最好然要之只消二句繼往開來不過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也

心天地之心學聖賢之學道古今之道斯可以參兩間而開先啓後矣

富貴貧賤死生壽夭聲色貨利不動於心固難然必從容中道乃尤難也此惟好學盡性義精仁熟者能之

近時人品高者亦只是資性近道學力到者鮮就是

聖賢亦是合下資性高充之以學問

有様儒者於理學儘有講明之功却無体驗擴充之實終無得也

人有資性用事其純粹高明者固善不若更從學問涵養踐履中來終有力造就自別

君子之學出於至誠入於至精妙於至神

欲看動時無差須在靜時無欠欲看行時無差須在知處無欠

學不可爭異乖異則叛道而貽禍非淺

學者工夫不過謹於性情心術念慮之微喜怒憂懼愛惡慾視聽言動衣冠寢興食息辭受取予出處進退窮達患難死生之際涵養於平時察識於方動審決於臨事則無適非道而效驗隨之矣

敬亦是四德五常中摘出一個下手做工夫字樣蓋敬則純一純一則仁不純一則非仁矣敬則嚴密嚴密則義不嚴密則非義矣敬則整齊整齊則禮不整齊則非禮矣敬則明白明白則智不明白則非智矣

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乃聖人事聖人生知安行固

無次第如堯之欽明文思安安舜之濬哲文之宣哲其知行合一固然也若學者不能無先後之序故大學教人先知止而後定靜安慮能得以次而見而總結之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分明有先後陽明其作聰明大過者與

陽明又論盡心一節爲生知安行事存心一節爲學知利行事殀壽一節爲困知勉行事此亦其天資見地絶高處然以殀壽一節爲困知勉行亦未安非孟子當時立言語意氣象而朱註分析亦大拘泥愚意

以爲盡心知性知天乃聖人生知安行天道事蓋即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與知天地之化育意思存心養性以事天乃學者存養工夫人道事此兩節乃孟子發明聖賢天道人道末節却見聖賢是正學正道如此付殀壽於不貳終脩身以俟死命由巳立而非異學他道求以長生故也如堯舜文王聽其百年孔子聽其七十三顏子聽其三十二而巳

敬則自無非僻邪僞之雜而至於誠矣故未有敬而不誠者亦未有不敬而能誠者也

身在此心卽在此事在此心卽在此精神專一莫非天理流行卽敬也愈嚴愈密是之謂篤恭事如是心亦如是表如是裏亦如是純粹真實莫非天理周匝卽誠也積中布外是之謂王道然敬則誠矣誠則敬矣

善觀化者善觀易也知化者知天

憂樂無日無之然後爲君子

曰私者非但貪財貪色賊仁賊義之謂也雖天理路上行有一計較虛假便是私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朋友之間孝慈別序信義之道本是天理若設於一毫計較一息僞妄便是私有未盡乎天理之極故明德在止至善惟文王能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止於信無間然也

精之爲言純也粹也至一不離之謂也凡用心不可以不精精之用大矣精意以格神則神格精意以感人則人感精意以理事則事理精意以窮理則理窮無適不然精則純純則妙妙則神矣

人能愼獨乃真求道能愼獨斯爲君子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孰無之此仁義禮智之
常情也而耳目口鼻四肢飲食男女之欲亦人孰無
之亦人之常情也皆自降衷賦予中帶來而但有義
理之性形氣之性之别而實未始不相須爲用也若
耳目口鼻四肢飲食男女之欲不失乎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正氣質之性亦何嘗不善只是溺於欲始
壞其性有不善耳

得其性者造道終爲渾淪反以力者造道終存渣滓
苟力至而功等者固然矣力不足功差異者居多但

君子立教必以聖人爲必可學而欲人不懈於用力也

天之生人人之爲人也其分自不同其事變自不一於不同之中而知其所以同於不一之中而知其所以一則必有以處之而使之各得其所自無嫌忌忿怨於其間矣

臨父母之喪父母之墓而至誠惻怛不能自已者情之真也臨宗廟之祭宮闕之朝而恭敬嚴肅不能自已者情之真也懈怠則非其情矣見子孫兒孩而慈

愛撫摩不能自已見人患貧窮而矜憐哀憫不能自
已者情之真也惻忍則非其情矣推類之皆然此等
意思不可不知須要常存得
心不能無感未發時寂然爲静然不妄動亦是静感
而遂通爲動動而内照深沉存神默運於其間亦是
静然亦平素有静養工夫至於動時加察動静交相
養始得
人之分自有尊卑親踈貴賤賢否之不同隨其分之
不同而常存同仁之念處之各當其可是則仁義禮

智並行於其間亦合内外之道也
道以有言而明亦以無言而信無言而信堯舜是也
有言而明孔孟是也
君子爲仁閒居獨處枕衾寢卧不可違也
天理卽在人事之中至道不離目捷之下在人自默
識之
德至於無言其德斯妙教至於無言其教斯深故曰
至德無言至教亦無言
毋愛在室中暗處靜坐時存戒謹憂懼之意久之頗

覺有益
所得多在静中動時所得皆受用乎静中也而動静一矣所行多出所知行處有得皆受用乎所知也而知行一矣
往往與人言必依於道而感發興起則在乎其人
修德而無感動終是德之未至也惟真積以行之悠久以處之優游以待之其庶幾乎
君子出處進退各有攸當不同不害為同惟知者能擇之

論存養省察克治

先生曰省察必須終之以克治擴充而始之以涵養學問存養要純熟省察要嚴密克治要勇猛擴充要廣大

此心常存養本然天理即慎懼工夫到微微動念處便須加省察克治

此心初無事物應接未發動時只靜靜惺惺存養本然天理無一毫雜念待一發動時便省察有差失否一有差失便要克治

若事已往與事未來只得存養故中庸言戒慎恐懼不睹不聞此正是自己不視不聽未發動時存養工夫孟子言雞鳴而起孳孳爲善雞鳴以前當寢則寢也雞鳴以後則存養省察克治工夫不可一時無也

潛心語録卷之三終

潛心語錄卷之四

論持敬

先生曰人心惟在所養養心惟在主敬

日用間凡事主於嚴敬而寬裕從容以出之則所造者深矣

居常有寬廣灑樂之心胸有温良恭儉之容貌有睟面盎背之顏色有從容安舒之氣象則所得者深矣

聖學在持敬持敬主於嚴入情樂於放逸憚於嚴故不能持敬要之養不熟若養得熟持敬日久自然嚴

而泰不拘迫也

大抵人於規矩禮法內便拘束禮法外便放逸惟其不便於拘束故不肯循規矩守禮法須時時儆覺把捉方得日久熟後自覺收歛容易所謂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也

論主靜

先生曰動靜自有先後又當知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靜互見不必截然分先後如喜怒哀樂視聽言動揖遜進退應接酬酢之類未發時固是靜已發時卻

是動然靜巳涵動之機到巳發必以靜爲之根所存主處便是靜所發見處便是動動中有靜也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人於日用動中亦有靜靜中亦有動非是截然分兩段事蓋存主處便是靜發見處便是動所謂動亦定靜亦定是也惟聖賢有養君子然後可以語此衆人則動靜各失其正

性合內外而一之也具於中則爲体應於外則爲用

佛老以物爲外惡其累巳欲一切除之使不動於中

故入于禪殊不知儒者之道体用兼該內外一致未發則渾然在中廓然大公已發則感而遂通物來順應曷嘗有內外哉故明道先生謂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朱子謂動靜如一內外無間是也

易言憧憧往來蓋言此心之不定也程子言無將迎蓋言此心之定也

人於動處多差却是靜處欠工夫然必於靜也天理存養之深密然後於動也天理發見之充周內外交濟動靜夾持則無適而非天理矣

日用閒隨其動有百千萬而心自靜此動靜皆定也
非深於道者不能
必主靜以深其根斯隨動以舒其華
心要放下令寂寂安閑到感物時便動隨事安排處
置停當若云提撕處則別有工夫
伊川喜人靜坐蓋靜坐即不睹不聞之時須戒謹恐
懼乃存養事非徒靜坐也
論中和
先生曰靜有所養則動皆中節斯可以語體用之學

中和之德也

未發時則虛明已發時則溥當皆不容有一毫邪妄斯有以盡吾心之量而學得其道矣

大學言誠意毋自欺是已發工夫中庸言戒慎恐懼是未發工夫中庸工夫更密一節

中庸言戒懼而約之以致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是未發之中自時中後皆已發之中也已發之中即和也已發之中即是禮已發之和即是樂虛以主諸中直以應諸外此體用之學也

內靜而外動內存而外察內虛而外直內公而外溥
內完而外固此內外相益之道也知此則知所以自
脩矣內重而外輕內大而外小內尊而外卑內主而
外後此內外不相並之道也知此則知所以自立矣

潛心語録卷之四終

潛心語録卷之五

論道

先生曰大莫大於道道包乎天地先天而有後天而周所謂天地且不能違况聖人乎况萬事萬物乎

道在天地其極矣乎劉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卽極也

君子行道必自父母妻子始驗道之行亦必自父母妻子始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是教人下手

做工夫實曾親體貼過蓋敬則凡事兢兢有所持循不肯一毫放過不敬便浮躁粗率故論語教人亦曰執事敬修己以敬曲禮亦曰毋不敬大雅亦曰緝熙敬止

聖賢歷履不失常道故曰中庸聖賢文字皆發明斯道故曰經

率以義理之性爲道率以氣質之性非道此聖人所以有脩道之教

盈天地間莫非氣也有氣便有理自未有天地之先

及有天地有人物皆氣也氣乘乎理理寓於氣瀰滿充塞無間卽是道也是道也無所不至而莫測其至無所不有而莫測其有卽神也卽所謂無極而太極也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天地未開闢之先與旣開闢之後莫非一團氣氣便乘載得理理氣一衮出來化生萬物萬物各得之以爲性捴謂之道也天地且不能外乎道况人乎故人之一身莫非理氣妙合凝結變化而成然有此氣卽

有此形有此形卽有此心此理此性此情此才氣有
純駁故性有善惡才亦有長短善惡而其本然之性
則未甞不善也雜於氣質始分爾
日用間無徃非道亦無徃非易故一陰一陽以至萬
象萬彙萬事萬物莫非道莫非易也
天地無心而無憂聖賢有心而有憂

論理欲

先生曰天理中亦有人欲人欲中亦有天理如孝悌
忠信之欲適乎中是天理少過乎中便是人欲欲

男女之欲出乎正是天理出於不正便是人欲

人不問賢智愚不肖貴賤皆有仁義禮智之性孝弟忠信之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只性有純駁心有通蔽故行有正邪倫有得失耳

人生則衣服飲食男女之欲死則衣衾棺槨之欲皆不可無惟得其正便是天理而義不外是乎

純乎天理者大人復乎天理者賢人間乎天理者衆人滅乎天理者小人斯與禽獸無異矣

論善惡

先生曰善積於念慮之微而每形於事爲之著惡積於念慮之微亦每形於事爲之著可不慎與

陰爲不善而陽欲爲善鬼神非獨怒之而且將誅之君子非獨惡之而且將絶之

人於日用間自朝至夕由興及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即斬絶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發即擴充之使若泉達火然

凡事循理即是敬天蓋天即理也

欲爲不善恐負天地恐辱父母欲不爲善恐負知巳

恐辱良友

論義利

先生曰後世道學不明宅心術者雜義利於毫釐志事功者渾王覇於一途

好名爲人皆私意也世間豈有這等做聖賢君子底人君子憂名好名喜名者小人也

爭利固是欲爭名亦是欲名利俱置之斯善矣

爲其所當爲無所爲而爲斯爲知道若有意於計功希名徼福即利也非義也純於義者君子涉於利者

者小人

利者非但大貪大欲一毫涉於私意皆利也

吾心當審其義利之機學者當嚴於義利之辨

論克己改過

先生曰氣禀之偏當克氣習之染當除

人於怒最難制於過最難改故顏子克己以二者為先而孔子特稱其好學也

每日克得一二分私意積累久雖不能純乎天理終是私意少每日能減得一二分過堅忍久雖未能無

過亦可以寡過矣

有慚德而有慚色者不失爲君子有慚德而無慚色者小人也有過而知悔過者不失爲君子有過而不知悔過者終於小人也

潛心語録卷之五終

潛心語錄卷之六

論事君

先生曰精白一心以事君則可以格君矣

愛民卽所以愛君乃爲忠

居官早夜此心須在百姓身上周流一番而於窮民尤加意焉

平居一意在天理上居官一意在百姓上然亦不外天理

居官必思何者切於其身之利害何者切於其身之

苦樂所欲如何聚之所惡如何去之無所不用其心乃所以爲仁民澤物之術也

士君子憂樂無日不關於心蓋斯道未得則憂既得則樂斯民未安則憂既安則樂天下未平則憂既平則樂

下無上則危上無下則孤上下相維尊卑相敘貴賤相臨所以立紀綱成治道也

人之立功名多是一節須於大本原處融會澄徹後本末體用一以貫之無遺矣

吾每悔在台州未久而更書至不得久於其任以究平生也

論脩已

先生曰道無不在致謹於顯著易致謹於隱微難致謹於粗淺易致謹於細密難苟有志於道其工夫由粗及精由著及微不可少有間斷也

凡一言一動一語一默一出一處一取一與皆須有當然之則不可苟

孝弟忠信人道之大者固所當盡若視聽言動起居

食息出入語默進退取予凡一切細微曲折處尤不可不謹子夏言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便差若宋儒周程朱子便無此病

整齊嚴肅均平專一數字處處用得敬恕誠數字處處行得

事上使下處人要一恕字貫通

非獨恕之一字可以終身行之誠之一字亦可以終身行之誠必事事皆誠而無一事之不誠一事皆誠而無一毫之不誠乃爲至也

養心以理立心以誠存心以厚以公以恕處事以義

孟子自反反身之說殆發前聖所未發盖人能自反則可以遷善而寡過即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之意也

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孟子言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看來行道必先驗乎妻子也深體之自見

士不患窮患窮而無所養士不患死患死而無所得

出處要分明取予亦要分明

寡慾以養其心集義以養其氣節慾以養其身節用

以養其家

論待人

先生曰人能視萬民萬物爲同胞一體則不忍以智先愚以才先不肖以貴傲賤以富欺貧以衆欺寡以强凌弱

扶持培植之於天下國家且然況鄉黨乎況宗族乎又況骨肉之親乎

近而閨門宗族鄉黨猶不能化畢竟誠身之功未至

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又思舜之於象周

公之於管叔雖至親骨肉不能化似又當歸之氣數偏者蔽者克惡者無以感動之饑者寒者顛連者無以賑濟之奈何

朋友五倫之一不可以賢智先之驕傲忽之疑詐乘之忿怒侮之彼如侮我欺我忽我傲我我惟厚以自責寬以自解而已若彼有未善忠告而善道之可也

君子當容人而不可爲人所容寧受人欺而不可欺人

凶人可惡而亦可矜衆人皆在所愛而賢人尤在所

親異端可惡而尤可憫獨鄉愿可惡而尤可絕

潛心語錄卷之六終

潛心語録卷之七

論經

先生曰孔子教弟子以爲仁孟子教弟子以集義孔子教人以立志孟子教人以養氣仁義一貫志氣一脉聖賢授受互相發明如此此其見道分明體道精深所以接道統之傳

易開物之書春秋救世之書又曰易原道之書書載事之書詩宣情之書春秋扶衰之書禮節目之書樂經無傳不無望於後儒庶幾六經之全也

禮記不可全謂漢儒附會如曲禮首四句亦何等精粹緊健尋常說不到

禮記首四句脉絡亦貫穿儼是思正是敬也人之不敬者由於不思也思則敬敬則心定而辭亦安辭安則聽者感發觀者興起自足以安人所謂言而世爲天下法出乎身而加乎民庸有不安乎然皆自敬中來也故君子不可以不敬

講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程子亦有是言大學乃脩巳治人之方中庸乃脩巳化人之方大學

統論綱目中庸細論功効然皆互相發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擇善固執大學之定靜毋自欺中庸之戒慎恐懼慎獨大學之仁敬孝慈信中庸之五達道九經大學之止至善中庸之中庸大學之身脩中庸之篤恭大學之治中庸之政大學之平天下中庸之天下平細繹之實義相貫

大學中庸言道皆指道之在人易與圖書則指道之出於天與天地未判之先者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夫子罕言命而易則言命也子貢少聞天道而易則言天道也易其微矣周子得之故發爲圖書

孔子教原憲以與汝隣里鄉黨乎則宗族不言可知矣

夫莫親於子也莫大於天下也堯不以天下與子而與舜亦莫親於女也莫貴於天子也堯不以二女配二姓而並配舜至德哉聖堯何嘗有一毫之私乎或

譯或受或釐降一惟天而巳
天一日行一周明日又行一周日日如是故其體爲
至健其卦爲乾上下皆乾健之至也人體天之健此
心常天理周流不息無一時間斷無一毫私欲是能
法天體乾也
伏羲畫乾卦上下六畫皆奇純陽之數本以象天文
王繫之以辭彖曰乾元亨利貞葢言天有此四德賦
於人人亦有此四德人固兼上下而言而多重在聖
聖人又重在君人之有天德天位者未遇則初九之

潛龍九二之田龍九四之淵龍既遇即九五之飛龍也故曰乘六龍以御天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作而萬物睹曰天有文明曰位乎天德皆指君而言君乃天之元子民之元后也而未遇已遇之臣下能體乾而有此天德則可以配天上而周孔次而顏曾思孟之徒是已學者可不法天之健以修其德業法天之時以審其進退而至於亢乃悔哉

民可使由之性也不可使知之無學問窮理之工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亦云行之而不著習矣

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此又指學者而言

言不容易亦不容多也故孔子於言行往往深致意必對舉相湏言之如曰謹而信曰主忠信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蓋言必貴於行斯不爲徒言也是則言本易而當求之於行之難行本難而不可徒事於言之易言不離乎行則言爲有味行苟先乎言則言爲有實夫然後是行也乃言也是言也乃行也言行一

致蓋不在多言矣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主敬也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愼獨也

文章與世高下如二典三謨洪範堯舜禹益臯陶箕子之文也其言古而奥周易上下二經繫辭上下二傳文王周公孔子之文也其言敷而腴七月文王卷阿之詩周公召公之文也其言和而順諦觀之皆極有法則足以感人豈漢唐以下之所能及哉

潛心語録卷之七終

潛心語錄卷之八

論人

先生曰人患色莊故孔子言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然必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斯莫能逃矣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做個大人模樣物格知致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則成個大人矣

天地間有大盜而法不及誅者吾儒之盜名是也

贓吏盜府庫民財而止得罷職充軍法亦從輕矣

虧體辱身敗德喪名者不孝也竊位苟祿貪財虐民者不忠也

見利忘義者非廉也見義忘奮者非勇也

人生始則資天地之氣以生繼則資谷食之氣以養雖鳥獸魚鱉草木百物皆然有水食泥食者有沙食土食者有泉食雨食露食者有草食木食菓食者有蟲食花食葉食者有穢食糞食者之類各資其氣頗其養也

天地間無一人可以少得以人治人以人事人如天子公卿大夫之下士農工商胥吏奴僕之類可少乎無一物可以少得以物資物以物濟物如梗楠松栢杉檜之外黍稷稻粱蘭竹桃李之類可少乎牛羊犬彘雞豚之外鵞鴨魚鱉之類可少乎無一器可以少得以器制器以器資器如宮室樓臺之外門壁几席書史筆硯之類可少乎要之各得其分各充其用而已惟君子爲能裁成樽節之也

風從隙而射水從隙而入光從隙而透私從隙而起

隙之害大矣是以君子貴嚴容

中和之德中和之氣象最難得非體信達順者不能

父賢難爲其子兄賢難爲其弟弟賢難爲其兄夫賢難爲其妻官長賢難爲其僚屬

人容貌温恭言語和緩步履安詳喜怒中節則所養者深矣

無私者天地無私者聖人學而至於無私者亦聖人

三代而下周程朱庶幾乎是矣

由然自得者必充然有得也

人以爵位崇高功名顯達而有喜心終是無養

明道真有顏子資質伊川彷彿孟子氣象故范淳夫以不二不遷爲伯淳有之陳瑩中自以不識爲愧而以葉公不識孔子作責沈文

邵子謂與人處降意最難先君亦惓惓以是爲教故不肖平生與人處未嘗不降意也而於賢士大夫尤加意親炙敬事之

人之親踈賢愚貴賤自是不齊要之皆在所愛之中乃見原頭一體之仁若兼愛無差等却又害仁

朱子言明道可比顔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伊川收歛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

孔子言伯夷叔齊爲古之賢人孟子言皆古聖人蓋自孔子謂之賢亦可自孟子謂之聖亦可也後來周程張朱資質造詣若在孔門亦當厠顔曾思孟之列惜乎顔子三十二而卒大程五十四而卒其所造俱未究也

衛武公蘧伯玉皆晩年進德不倦故詩人稱武公爲有斐君子孔子稱君子哉蘧伯玉二人皆已幾於道

矣

潛心語録卷之八終

潛心語録卷之九

論事

天地生我山川毓我父母孕我先聖先師開我朝廷養我鬼神相我四方賢士友愛我我其可自負乎所以夙夜兢兢而不敢寧處也

俗言百姓朝廷之血脉朝廷非百姓何以成垂拱之治總萬國之會故曰民爲貴君爲輕

於人事中而求盡天理乃所以法天亦所以事天也

吾年七十三幸與孔子齊而道德之高下淺深明滅

則真猶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日月之於爝火也可勝企哉

牛羊鵞鴨雞豚犬豕魚鱉之類使其自生自育固仁矣然不能不賴以供庖厨奉祭祀宴賔客昬婚姻何以終其仁乎山林草木五穀菓食之類使之自形自色固仁矣然不能不賴以供爨燎備棺槨作器用充衣食何以終其仁乎惟若湯之觧三面網而祝孔子之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孟子之遠庖厨數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時入山林食之以時用之以禮惟不忘吾

仁愛之心而已否則流於墨道姑息兼愛而反害仁況天地本生物以養人而人賴生物以養仁豈偏枯痿痺絶物禁慾敗度廢紀以溷濁人世乎

天地間人與物生生化化形形色色蟲蟲蠢蠢林林總總飛飛潛潛動動植植莫非天命賦予之正然由之不知習之不察必生聖賢爲之裁成品節匡直輔翼所以參贊天地化育使之各得其所正其性命也

伏羲堯舜禹文孔看來卽是天天不過假托其形體而盡付之以成參贊化育之功用也此大聖人所以

與天爲一湯武則修爲以復之聖亞一等便是大賢如夷齊尹益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輩然亦去聖不遠又亞一等亦是賢人君子皆有功於天地有補於世道也

君子之戒十戒急躁戒暴怒戒怠慢戒放肆戒浮薄戒驕奢戒貪淫戒卑汚戒奔競戒柔懦

樂有二有在内之樂有在外之樂衆人之樂樂在外者也君子之樂樂在内者也内之樂仁義道德充於内發於外睟面盎背心廣體胖俯仰不愧不怍彼此

無怨無惡何樂如之外之樂富貴利達快於前聲色財貨滿於欲然滿則必傾盛則必衰其樂易淫易溢也

塵世浮生滿眼紛紛擾擾逐逐碌碌誠爲可嗤然不如此則又不成世界却賴有大綱常以維持之大聖賢以教化之耳

家法不可不嚴閨閫不可不謹此修身齊家之要也

吾每飲食不欲滿滿則惡之凡事物不欲亂亂則治之凡几席筆硯書籍之類安置不欲欹邪邪則正之

亦性然也

化行於閨閫道行於妻子然後可以言君子庶幾身脩而家齊矣

禮七十居喪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將略其喪以全易盡之年故吾於近時少出戶庭不與燕會及遇功服之喪哀不毀者此耳

子孫之賢否盛衰無事於容心亦不能容心也

老年固不理事亦無事也間有事順應之去即已仍無事也

古人臨終猶不失其正如曾子易簀子路結纓是也
然結纓者終不免於醢而易簀者終得正而斃其得
失遠矣

從令無以報天地此心非天理不存凡事非天理不
行從令無以報朝廷供役惟恐其後輸賦惟恐其遲
從令無以報父母身恐陷於不義行恐淪於不肖從
令無以訓子孫以忠孝存心以勉強修行以詩禮清
白傳家如此而已

師衆也帥也不獨師生受業而已上即下之師父即

子之師兄卽弟之師夫卽妻之師尊卽幼之師若已不正何以律人何以臨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間果何所取法乎故愚謂君父兄長丈夫輩實有師之道師之責焉

百行備謂之德百順備謂之福未有百行備而百順違者乎反是殆天之未定矣

名不可盜盜名者必有殃

濟白傳家士夫良圖

一有計較便是私故往往不欲計較而或有不能忘

者好仁之未至也好仁者無以尚之舉天下之物豈有能動其中者哉

好便宜者常人之情一能讓卽了好忿爭者常人之情一能忍卽了此亦克己工夫

事逆於心而適有以動吾心斯見其有進事逆於心而不足以動吾心斯見其有養

治亂與世消息而難得長治之日人才與世高下而難得全才之人

世衰道微風壞俗惡能救得數分亦莫大之功

昔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行以承三聖今日吾輩當何如

盛中須懼衰亂中須求治自古聖賢處常遇變皆如此

富口上下有二坑口一值水漲官民人夫客商捲纜者往往墊溺至死每爲傷心若得當道君子或富家大戶有力仗義者捌置二橋以便往來亦平水土驅猛獸之功也

偶因二事輕易悔而嘆曰吾過矣吾過矣能嗣今而

猛省峻改猶庶幾寡過也

潛心語録巻之九終

潛心語録卷之十

左銘

先生題書樓左銘曰穆沕乾元二氣絪縕四德終始而人生焉形具性賦各正保合宜之固之天未始不爲人人未始不爲天性其性者聖也復其性者賢也昧亂其性者愚不肖也聖人樂天賢者畏焉樂天者憂世畏天者悲人視斯民爲同胞舉萬物爲一體是故立言爲訓立德爲範俾人仁其心宜其事人親其親人長其長博文以通之勝私以守之强力以成之

底於丕變期於叶中而後巳斯善事其天者也狃於慝惡而不耻安於固陋而不遷是自棄其天者也如夢斯覺如醉斯醒如尸斯闢如牖斯啓早夜憂勤潛心對越是謂得之是之謂人

右銘

題右銘曰凡人之生厥賦惟均萬物皆備其綱曰仁仁義禮智是謂天眞隨感而發忠君孝親親親之外愛物仁民視聽不惡言動循循罔一或悖斯成其身萬殊一本妙化入神動乃斯變有德有鄰善不孤立

道豈憂貧方寸之間特識主賓一念不存即墮榛荊
欽哉懋哉以告斯人

心敬箴

心主乎中感而遂動惟直惟方允塞允恭心主于一
操而勿失昭事上帝小心翼翼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虛室生白大空無雲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周旋曲折
嚴肅整齊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洞洞屬屬捧盈跛躩
不容一物惺惺其悟不放一賊閑閑而固既澄其源
復謹其機知遠之近求顯於微動靜交養內外夾持

朝斯夕斯念茲在茲

答閑居問

先生閑居或問學告之曰學之道求諸心而已予之所以教汝者亦求諸心而已盖必先明諸心使全體洞然各有以見其當然之極而不可易與不容已然後隨事研精而力行之實踐之使左右逢源而一歸於至當此善學者也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大學之所以爲教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中庸之所以爲教也博文約禮孔子之所以爲教也明善誠身孟

子之所以爲教也而其間節目次第備焉此古聖賢之成訓亦已多矣若夫泥紙上之陳編而不求諸心竊古人之糟粕而不體諸身則書自書身自身心自心未及全收歛而已放肆未及盡瑩徹而已昏昧未及盡勇猛而已逡巡未及熟踐履而已懈惰其何有得於心乎是故學者無所見必求有所見有所見必求有所得斯全體昭明妙用顯行而道在是矣不惑不廢而道有得於心眞善學者也以是而教人眞善教者也觀孔子之教至於予欲無言顏曾之學至於

終日如愚一唯而已則所教所學者益深矣奚俟多言哉汝第深思之

荅爲人問

或問爲人先生曰未知天焉知人問治心先生曰未知仁焉知心蓋人即天天人一理也欲知人必知天心即仁仁心一種也欲知心必知仁汝不愧於人即不愧於天不愧於天則不愧於人矣故仁存則心存心存則人存人存則天存矣汝其勉之曰治心有要乎曰謹其所發防其所萌端其所趨底其所極念念

存省之時時提撕之步步照管之其庶幾乎日事天有要乎日有順而不逆承而不違敬而不褻純而不雜上下與之陟降左右奉以周旋幽顯與之對越其庶幾乎女其勉之

附

論俗說

先生曰不孝非子不忠非臣不恭非弟不睦非親害人自害豈能害人損人自損適殘其身鬭狠是兇徒謹厚為良民無耻可耻內亂亂倫何異禽獸空負衣

巾此言近但其實確論

諭學説

先生曰讀書未聞道如未曾讀書道不遠人也吾生即與俱於心爲實理於形爲靈軀有物必有則一理貫萬殊父子兄弟閒臣友與夫婦至簡復至易入精由入粗辨析極毫毛力行竭錙銖徹頭還徹尾無天亦無吾得之於日用可以握化樞上則希孔顔下則接程朱此善讀書者分明大通衢不知而不惱女爲君子儒

卷之十終

羅東川公內稿

曾孫文機重梓

奏疏

大理寺右寺右評事臣羅僑謹奏為因事納忠以回

天意事臣聞人道和於下則陰陽和於上天人之際

精祲流通頃者一春不雨風霾累日

陛下憂天時之不順懲法網之大密特降

綸音俯賜原宥斷連坐之法貰逋卒之限上

告天地曁于羣神下敕百僚致齋九日而大學士李

東陽等條陳數事荷蒙嘉納事傳中外懽騰遐邇
咸以爲
陛下弘大造之仁懇民獲更生之路天意之回冀在
旦夕而齋戒浹旬雨澤尚滯臣竊以爲天心仁愛
于徐中蓋欲
陛下毎事懲創擴充善端者也伏願
皇上鑒天意之有在勉君德之當脩事必法乎先王
動不戾乎人心允執厥中協于至和如是而天意
不回雨澤不時未之有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又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惟
陛下亮之夫先王視朝遊觀皆有常度故賢妃有雞
鳴之告召奭陳卷阿之詩今
陛下視朝無常遊宴稍劇臨御之際或至日昃宫掖
之戲喧囂達旦殆非所以率羣臣而基大業也臣
愿
陛下昧爽臨朝晡時還宫内盡雍雍之和外敦穆穆
之化便殿則閲奏牘暇豫則覽經史宵旰圖治率
以爲常古者三公論道工師誦箴今

朝廷設內閣科道正以亥戢之闕付之宰執時政之
奬責之言官比年文法寖深誅求大急盜賊充斥
白晝殺人百姓流移赭衣載道民窮財盡元氣索
然羣臣聞之不敢言以爲有科道科道知之不敢
言以爲有宰相宰相言之不敢盡而將諉之誰哉
恐非太平之所宜有也臣願
陛下延訪治道嘉納讜言凡政事之得失生民之利
病與宰執商確於內許科道直言於外明目達聰
無致壅蔽古者進退大臣皆有禮貌黥劓之罪不

及大夫遡者公卿之間隨進隨罷先朝忠蓋耆年
淵德如劉大夏者尤不免於竄戍夫既嘗掌司馬
矣而又編之司馬旣嘗主戍卒矣而又配之戍卒
恐非所以待耆舊勸大臣也昔武王釋箕子之囚
而天下歸心臣愿
陛下如前日敕旨就令兵部會同法司將其餘充軍
人犯通查上請斟酌放留以厭衆心使劉大夏潘
蕃之輩皆得以生還故里狐死首丘一以彰
聖朝明法之義一以昭

陛下保全之仁古者律以禁姦例以輔律我朝大明律并見行條事例斟酌古今至爲精密比者法司議罪比附深巧溷瀆

聖聰臣愿

陛下敕法司今後問刑止依正律照常例如果情重律輕奏請定奪仍乞如大學士李東陽所議早乞敕三法司將正德年間條例查照開具議擬歸一

請自

聖裁永爲遵守夫行是數者而無疑則和氣薰烝災

青潛消天意可回兩暘時若民物安阜實宗社萬
萬年無疆之休也而行是數者其本又在於
陛下之一心耳盖人主一心萬化從出故董仲舒曰
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
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
於正而無有邪氣姦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
時羣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山木茂凡以此也
然正心之要又在於勤講學以致其知大居敬以
專其內親君子以養其成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

不瘳今日救獘如服藥然藥不力則功不收柰何
臣自分庸醫而又無良劑也詩曰殆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日防患如護巢然防不密
則巢不固況天下大器也臣父子四朝食禄受國
厚恩愛惜預防可以不如鳥乎是以切葵藿之傾
効犬馬之力以報
陛下而無所忌諱也臣備員法從甫逅三載每懷不
職之慚又懼出位之罪獨以平獄一事乃分之宜
恒欲爲

陛下陳之而多病因循舉而復止茲幸
聖心開明大賜矜恤適愜素望復何容喙第以一時
雨澤不敷和氣未洽上厪
聖慮故情激于中偶及此耳臣愚傾一得罪當萬死
伏乞
聖慈采納俾天下後世仰
陛下納言之仁而小臣得免冒言之罪實天下之幸
也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為此具本親賫奏聞伏候

敕旨右謹奏聞

正德五年四月初一日大理寺右評事臣羅僑本月初九日奉

聖旨朝廷脩舉新政有言事當理的即與施行不曾禁塞言路羅僑這廝奏稱劉大夏潘蕃等充軍要行釋放出位妄言虛文無實好生輕率朕聞自古二帝三王之治無不頼賢良之臣輔佐舜之治得五人周之治有八人武之治亦有十人堯舜亦有水旱爲災四凶之惡是孰之過也令朕所行敬大

臣體遵臣承遠人凡事不可貽亂今羅僑陳言不
避實意在圖護朋黨壞法隳君操國要名舞文弄
法而已今詳觀我歷朝至今將壞極矣治亂斷是
臣下所致今各省重托巡撫如都御史布政府州
縣但居官的恣意重徵剋害以爲身家之計似歷
年該徵歲辦錢粮各省逋負數十萬未聞爲官一
人上爲國家下爲生民肯趨一言察覈不過朋比
交征如劉大夏潘蕃重托兩廣遏逆土官岑濬等
叛逆拒命貽患地方如錢鉞等交關鉦來會捺佔

旗遊將閻鉦拿去淩遲楊友[illegible][illegible]送出朋黨枉直
科劾反將閻鉦男送監[illegible][illegible]似此有傷和氣今劉
大夏係成法本當重刑今從寬發遣若從所奏必
自壞成法而後已若有罪不罰有功不勸何以為
勸懲今羅僑奏要釋劉大夏之罪有何所補于
國家之治不過遂於衆心朕自登極以來觀覽數事
科道為耳目之官不過復私恩私讐害忠直良善
擅權而已無補於
國家軍民一事累奏滋擾庫藏空虛似科道任良弼

等將歷年在庫歲辦錢粮假作放支文武官員俸
季包攬內帑一空朕思在眼中有大學士劉健謝
遷戶部尚書韓文等要求王岳范亨徐智倚諫言
爲由要各希圖入閣又兩進閣內果因何事於臣
下數日逼朕淚下邇日驚吸寢食不安朕知略見
這等爲官的似大學士劉健謝遷恣意朋倖妄爲
朋黨爲賢良方正要進三人亦有不可枚舉如錢
鈔交結王府抵換粮米欺罔害民似各邊巡撫巡
按都御史管粮郎中等官假意招商支用銀兩開

中塩引爲由十無二三充給邊用見今各地方俱
俱事事乖方不能盡述似這等蒙蔽並無一人肯
進啇事都是近年大臣爲官的多有爲公廉盡職
務豈有不洽今羅僑所奏恁禮部便會官看了來說
欽此　正德五年四月十三日禮部尚書白鉞等
覆本題臣等伏覩
詔旨歷叙前代致治之要近歲積獘之由與夫諸臣
之罪狀仰見
聖聰之洞鑒無遺非臣等愚昧所能及也至於祭葴

之空虛錢粮之拖欠軍民之窮困是皆臣等不職
之所至欽誦再三不勝惶恐待罪之至及看得劉
大夏潘蕃俱受重寄不能深謀遠慮安靖地方逼
迫土官至於叛逆已蒙
聖恩從輕發遣今右評事臣羅僑奏請斟酌放留一
節是以區區之臆見而欲要諤諤之虛名況其餘
所奏多屬浮詞仰藉
聖明不即誅斥誠天地好生之洪造也所據羅僑狂
妄之罪罔無所逃但臣等未敢擅便定奪伏望

聖慈曲賜矜處緣節奏欽依恁禮部便會官看了來
說事理謹題請
旨　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羅僑這廝身爲法官專理刑獄不務本等職業
率意妄言浮詞無據欲將犯[redacted]員嚴遣輒行放
免顯是輕浮淺露沽名要譽不諳
朝廷事理卿等說得是係會議羅僑既欺罔之罪固
無所逃姑存大體見今江西人不純厚地方盜刼
未寧人多不尚禮義乖詐萬端將羅僑改爲教職

差回原籍教化本省愚頑地方牢謚奸頑向化風
俗畢變得宜聲譽有聞還着鎮巡等官奏來起用
欽此

羅東川公外稿

行狀　　曾孫文機重梓

東川先生者吉水鄉先生也先生居富溪姓羅諱僑字惟升生天順壬午十月二十六日纫有奇名六歲偶文句應聲成十二通文詞是時父通判君爲南京大學生先生因業大學中閉戶誦習貌甚莊諸大學生見之呼爲小先生長爲邑弟子員有文聲時南昌大學士張元禎以道術鳴先生徃從之居半載不窺市歸家受生徒輙以収放心爲宗於

是行輩率稱先生古學云乙卯舉鄉試明年試春官因覆車失期爲南雍大學生祭酒劉公震聞其名尊禮之已未登進士省親歸癸亥受廣東新會知縣新會東廣劇縣難治先生治尚風化謂學者靡靡章句無本實而專內業者輙目爲異物甚悖於是表陳獻章所爲言詞行事令學者誦法陳氏朔望具衣冠坐學宮講論不輟諸所行罷多倣前哲事三年民安之已巳除大理評事是時閹人劉瑾擅威柄毒人命先生以庚午歲早上封事其略曰

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今旦夕齋戒而雨澤尚滯
臣竊以爲天心仁愛未已也夫先王視朝遊觀咸
有常度故賢妃有雞鳴之警召奭陳卷阿之詩此
所以敦穆穆之化也今
陛下日旻不朝戲狎羣小殆非所以基大業矣宰執
諫官者將以輔政通蔽者也今文法大深誅求大
急盜賊白晝殺人流移載道元氣竭矣而宰執諫
官噤不爲語安得不致壅蔽爲大患哉是以黥劓
之刑上於大夫黨戍之罪加之耆舊如尚書劉大

夏忠靖罷之行伍都御史蕭𣲖謫遠戍無生還
陛下置而不問是果勸大臣之道哉
先朝律例裁酌今古咸足以禁奸而比罪往往比附
深巧隱中善人竊臣之所不忍也詩云殆天之未
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日防患如護巢然防
不密則巢傾天下固大器也愛惜預防可不如鳥
乎當是時劉瑾肆虐威道路以目無敢言時政者
先生疏上瑾意疏語隱約咸切有所指將處以極
刑得大學士李東陽力解免官歸其年秋瑾敗於

是御史凌相上疏謂評事羅僑燭事幾於未露遏
氣焰於方張君子之所難也宜大用以勸忠直明
年復大理評事病作復告歸又明年喪母與伯兄
禮居三年無辱喪云已卯寧王宸濠反都御史王守
仁起兵討之聘先生居守吉安濠既擒王奏功疏
先生名而前後臺諫亦交薦辛巳今
上即位召先生先生感激就道數月檄至擢台州知
府先生自辛未病告家居十餘載蔬食讀書於公
府無所干謁及治台摧奸惠良與學禮士愷悌下

民歲時循行阡陌舉冠婚喪祭禮教民布衣張尺賢者也延之上坐訪民間疾苦尺具以所聞對乃爲尺置僮僕給侍於是台人多感悟云台戍衛廩各郡餉米守漁利其中郎濫取齎出至入覲又輒治裝掊民先生首除羨餉而入覲自給無它與於是吏部上天下守令冣以先生治行第一

欽賜璽書旌異之癸未二月巡撫　都御史姚鏌奏云人君之道莫先於納諫人臣之道莫難於進諫諫固難也而勢又難者則獨處雷霆之下與

首擊豺狼之横者也臣聞
武皇臨御八黨擅權實逆臣劉瑾爲之魁也故尚書
韓文伏闕倡言旋遭斥逐其後敢有嬰其鋒者乎
而給事中劉蓕復言之矣而評事羅僑繼言之僑
之後竟無聞也是所謂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
狼之横者也今遇聖明首宜奬擢風天下矣然蓕
知長沙僑知台州皆常調也夫以懷忠盡節之士
而待以常調人將何勸臣伏悲之四月擢廣東左
叅台人號呼留之不得强脱靴去於是郡縣咸立

去思碑甲申先生至廣分守嶺西道是時西山諸
賊猖獗先生設擒捕法多斂入月即上疏乞骸骨
棄官歸總都御史張嶺巡按御史熊闓奏曰參政
羅僑學靡詞章志趨道義劾權奸而直氣不回遭
擯棄而貞節益堅誠未可據聽其去也先生乃復
上疏詞旨哀懇而
吏部移檄以先生忠貞在朝廷循良在郡縣且引
年乞休於故事未協使者促行甚迫先生不得已
復至韶州固以疾辭於是總督御史盛應期疏其

事懇切竟得歸既得請歸杜門謝客日對書史著
潛心語錄探索理道謂學須寡欲寡欲則心中無
事自處甚儉家無奇玩食無兼味賓客至具常食
食無所計量事伯兄終身怡怡宦歸囊篋不私異
歲穫贏分給諸族時聚謁每以孝友訓故終先生
世家人鮮違教令先生以古學自命故諸制行必
謹規矩爲新會厓山在治境感宋死諸臣歲泛海祠
焉刻有崖山新誌台人方孝孺嘗
文皇帝時能不屈死於是建忠節祠置祀田乃去甲

午東廓鄒友講學青原山中時往來議論是時先
生方病痰書皆口授而擬禮嚴整無少讓九月五
日對客語端坐卒矣嗚呼儒者之學至迺世鑿裂
已極先生獨遠探玄覽自求上達雖綜貫或異砥
礪自客自少至壯至老凝然樹奇履埋無滋浮蔓
可不謂志士君子哉余先人循與先生同進士皆
以行誼高洪先以故得幸侍時受成訓悉聞諸懿
恐盛美不傳後世何述於是次先生平日所尚列
其行事俾風韻流遺尚有興起云先生三子一孫

長子卿谷坪李安人出次子寧齊余氏出先之
連姬也卿子懋邑庠生咸不辱志先生上世曰必
先宋季由廬陵大安徙安鄉再徙富溪曾祖友曜
富而好士祖璧振精易學負時名累薦辟不就載
郡邑誌隱逸類父顥世其學判廣西太平府有惠
政壬午先生入覲以恩澤於是
敕贈承德郎職如故而妣袁氏配李氏皆贈安人先
生墓在所居南半里許毛婆嶺乾形岡上塋以丙
申歲閏十二月二十二日與李安人合窆夭

嘉靖丙申歲仲冬月通家侄羅洪先拜撰

羅東川公外稿

墓銘

曾孫文機重梓

嗚呼此爲東川羅先生之墓與李安人合塟在所居符溪南半里許虵形岡上先生諱僑字惟升舉弘治已未進士令新會陟大理評事以言事罷歸尋擢台州知府進廣東左叅政有官稱矣而學者尊其行誼率稱東川先生云上世曰必先宋季由廬陵大安徙安鄉再徙今吉水富溪曾祖友順富而好士祖聲振精易學屢薦辟不就父頴世其業

後判太平府有惠政先生齠齔從父肄業南京大學中閉戶誦習貌甚莊諸大學生見之歛容呼為小先生長為邑弟子員有文聲聞學士張元禎以道術鳴負笈南昌居半載不窺市歸家受生徒輙以收放心為崇於是行輩率推重焉新會廣劇邑難治治獨尚風化朔望坐學宮稱述古道義以勵學者表白沙陳獻章言論行事令相率誦法之厓山在治境歲泛海祠舉祭復新其誌諸所行罷多倣前哲事為廷評閹人劉瑾竊威福毒人命道路

以目無敢言時政者先生因歲旱上封事指切時政其略曰先王視朝遊觀咸有常度故賢妃有雞鳴之警召奭陳卷阿之詩今

陛下日旰不朝戲狎羣小殆非所以基大業矣宰執諫官者將以輔政通蔽者也今文法大深誅求大急盜賊白晝殺人流移載道元氣竭矣而宰執諫官噤不爲語安得不致壅蔽爲大患哉是以黥劓之刑上於大夫黨戍之罪加之耆舊先朝律例裁酌古今咸足以禁奸而比罪今往往比附深巧隱

中善人竊臣之所不忍也詩云殆天之未陰雨徹
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日防患如護巢然防不密則
巢不固天下大器也愛惜預防不如鳥乎疏上
待罪朝房素所往來者皆閉門自絕獨開化方豪
以進士臨海陳經以吏旦夕營視瑾怒將處以極
刑會有安化之變得免官歸其秋瑾誅御史淩相
上疏請大用以勸忠直明年復評事
武宗見其名嗔曰是嘗作五百字說我者乎乃復以
疾歸寧藩之變都御史王守仁仗義吉安聘先生

居守濠既擒王既功以聞而前後臺諫亦交薦
上新嗣位遂起知台州摧奸惠良興學禮士歲時循
行阡陌舉冠婚喪祭禮教民聞布衣張尺賢者也
延之上坐訪民疾苦爲尺置僮僕給侍復爲遂志
方孝孺建忠節祠置祀田台戍衛廩各郡餉米前
守每溢取畜出至入覲輒治裝掊民先生首除羨
餉而入覲自給無他與吏部上洽行爲天下第一
欽賜襲衣牢醴旌異之都御史姚鏌奏曰入黨擅
權逆瑾爲魁故翰文伏闕倡言之旋遭斥逐大夏

忠蓋不屈至謫行伍其後敢有嬰其鋒者乎而給事劉茝復言之評事羅僑又言之僑之後竟無聞也是所謂獨處雷霆之下[illegible]首擊豺狼之橫者而槩以常調待人將何勸於是有廣東左叅之命台人號呼留之不得強脫靴去郡縣咸立去思碑西山諸賊猖獗先生設擒捕法多歛避民方倚以為命而以引年上疏乞骸骨竟棄官歸都御史張岱御史熊爛聯章留之吏部移檄以忠貞在朝廷循良在郡省且引年乞休於故事未協使者促行甚

迫乃不得巳至韶復上疏懇乃得歸請先生自告
病家居十餘年蔬食讀書於公府毫無干謁喪毋
袁安人與伯兄禮居三年無辱喪及歸自廣杜門
謝客日對書史著潛心語録探索理道謂學湏寡
欲寡欲則心中無事故食無兼味家無竒玩事伯
兄終身怡怡宦歸囊篋不私畀歲獲羸分給諸族
時聚謁毎以孝友訓故終先生世家人鮮違教令
長子卿谷坪李安人出次子宰濟寧余氏出卿子
懋咸不辱志吾友羅洪先曰儒者之學至近世鑿

裂已極先生獨遠探玄覽日求上達雖綜古或異
砥礪自容自少至老凝然樹奇履坦無滋浮蔓而
事功宏偉可不謂志士君子哉守益之先君易齋
大夫與先生同舉于鄉每稱高風峻節俾有所師
模及講學青原山中先生示以至誠至精藥石之
功圖几杖以請而以甲午九月五日端坐卒矣乃
偕同志吊拜其家則孤待客以素食無肉及酒詢
諸司賓謂先生未病時於書室容作蠅頭字藏家
禮中及遺喪啓視則自始喪至歛葬祭奠咸斟酌

有尺度諸孤遵守罔敢違嗚呼是可以占先生隱微矣法宜銘

銘曰倚洞視于千古兮挺然其的之正志而直體兮夙夜其惕之君民一體兮孰云逖之晝瘁以求兮牧兮愁然戚之虎豹信信兮轍刃而擊之嗟魚鱉之日遠兮莫由覿之拜封斧以陳辭兮來者其迪之

嘉靖丙申歲仲冬月年姪郟守益拜撰